

西洋新書評介

(二)

黃文範譯

末日 (The Final Days)

作者：吳華德 (Bob Woodward)

伯恩斯坦 (Carl Bernstein)

出版：西薛出版社 (Simon & Schuster)

頁數：不詳

售價：一〇・九五美元



本書兩位作者，「華府郵報」的記者
吳華德（左）與伯恩斯坦。

「這兩個傢伙是真他媽有幾把刷子的記者，」曾任尼克森的一位侍從人員說道：「我對他們真叫佩服，可是他們織出來的這塊金碧錦却不敢領教。」

對吳華德和伯恩斯坦出版的這本「水門」新書，這種批評是尼克森大多數隨員的典型反應。從全體看來：一、他們並沒有聲稱，這本書具有任何實實在在的事實錯誤。二、他們抗議整個敘述牽強附會。三、他們提出批評，事先約定了條件，不滿意見來源的人名不能公開。

對尼克森的乘龍快婿，二十八歲的大衛艾森豪來說，並不如次會談，他說道：「我被他們用來作爲對尼克森作全般論斷的權威，說在『水門事件』終結時，他成了人彘，我並不以爲這是甚麼壞心眼兒的歪曲事實，只是有點兒想當然耳。」大衛辯駁他「繼續等到尼克森先生精神錯亂。」並沒有這回事。至如那本書中把尼克森形容成「一個崩潰了的人——情感上、心智上、乃至各方面，他並非如此。」大衛否認書中報導，說他害怕尼克森會自殺，他堅決聲稱：「根本沒有那種感覺，他地地道道是一位篤信宗教的人，決不會那麼做。」

尼克森的另一位東床，二十九歲的柯克斯，否認書中說他表示怕尼克森自殺，也一口咬定他從來沒有說過，尼克總統晚上在白宮大廳中走來走去，「向牆上的畫像說話。」大衛也支持柯克斯的否認。

尼克森的一位朋友，願意別人引用他的名字，作一次或許很有力的代表廣泛不滿的表示。布哈德擔任過尼克森的顧問，見過多少場面，顯然也是這本書資料的主要來源。他抗議這種「心理新聞」，說道：「他們寫下了我的思索過程，我真不懂人們怎麼能攪得出來，老實說，我自己都辦不到。」大衛對這一點也同意：「他們歸因於有關人士的思緒連鎖時，牽強附會就不知不覺混了進來。八月二號那天晚上，尼克森先生的神色慘重嗎？我心中沒有那麼想過，他看上去不好，但也根本不像那種程度。」

在一九七三年聖誕節前一次晚宴中，書中敘述尼克森醉得說話語無倫次。有三個人參加了這次晚宴，堅稱他只不過是微醺；也可以了解，這是驚濤駭浪一天終了時的鬆弛鬆弛，但決計不是酩酊大醉。尼克森夫人以前的秘書史海倫，也同樣否認總統夫人酗酒，說道：「我從來沒聽說過哪一天下午她喝過酒。」還有一位侍從人士，對尼克森與季辛吉一起禱告的有名情景，說總統「看上去像個神經病」，提出了抗議。相形之下，「卡特州長一禱告，那就是道德上的領導了。」

因爲這本書四月初才在少數幾家書店中出現，書評家不得已，只有靠「新聞周刊」的摘錄，以及有關書中要點有關的新聞消息。必不可免地，這種管窺描繪出比這本書本身更爲赤裸裸的混亂、分離景象。不滿這本

書的人，像一位衛護尼克森的人士所說：「所見到的整個情節，遠比實際情形陰險慘慘。」而整本書讀來要均衡得多；書中的章節，對這一齣戲中的重要角色，多多少少有敦厚、完全的景像。伯恩斯坦確實解釋道：「我們並沒有說尼克森是瘋了、或者醉了的一般概念，也不是說因為他醉過一回，就一直醺醺大醉。」事實上，這本書中敘述尼克森，在似乎接近崩潰後，才完全神智清明。據說，季辛吉說尼克森是「壽頭」（季辛吉否認用過這個詞兒），形容他的舉止「像瘋子」；但書中也提到他讚揚總統是一位冷靜的談判家。

然而，在一位總統被迫下野的最後幾天中，著書的兩位作者，細述這一段波濤洶湧的時刻中失敗與混亂的軼聞瑣事，不可能沒有嚴重的錯誤。吳華德說道：「這本書是關於沒有寫過的事——黑暗面，我們證實了確有其事，所以把它們納入本書內。」

吳華德和伯恩斯坦說，他們在尼克森辭職後一周以內，便着手進行撰寫「末日」這本書。開始時，先訪問白宮低階層的秘書和職員。伯恩斯坦說道：「我們不給人們事後有先見之明的機會。」兩星期以內，他們就知道了季辛吉連自己的電話都在錄音、或者抄寫下來。到最後，「把這件事告訴我們的有十三個人」。他們有了這些蒐集的消息，便用來打開高級的消息來源。吳華德同季辛吉作了一次三十分鐘的談話，同他的高級助理艾根伯格，有過兩次三十分鐘的晤談。吳華德對白宮前任幕僚長海格，緊迫釘人一直追到布魯塞爾——海格在那裏擔任北約統帥。這兩位記者也同在喬治鎮大學法律中心唸書的海格少君吃過幾次飯。

海格否認同他們談過尼克森在職的最後幾天，對本書內容也拒絕置評。季辛吉也不肯作任何逐點逐點的反駁，但是斷然認定他同總統通的電話錄了音、記載下來的事，尼克森完全知道。福特總統說道：「尼克森本身的生命已在危險中，但我沒有見到任何事件、或者任何態度，認為他會採取足以危害國家的事情，這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情況。」到目前為止，尼克森拒絕公開討論這本書。這位前總統與夫人，在聖克里蒙特過着一種迄今依然的隱居生活，兩星期以前，才敢到加州詹姆士羅斯福府上，參加酒會和餐會。

如果這本書的本質上很正確，或許只在黑暗面上有些兒着意強調。問題是：對尼克森的行爲舉止，是不是

該有更多的人身敘述出版？季辛吉授權發表一篇聲明，認為兩位作者「惻隱心的缺乏簡直不像話」而深表遺憾。福特夫人堅稱書中有好多部份「可以刪掉」。「水門」案中的一位主角，前任的特別檢察官柯克斯，說法上更進一步，他向那些談到吳華德和伯恩斯的人說道：「他們應該深深慚愧。」

這些代表了新聞工作人員棘手的問題：在甚麼地方畫出審慎、或者風格的這一條線。事實上，做上總統或者其他政界要人，由於他們選擇的事業而多多少少喪失了本身的隱私權。他們的心境、道德，都已成為國民——也就是新聞從業人員正當關切的主題，那怕是這些領袖羣倫的人已經離開了權力或者死亡，尤其是在這麼一樁深深涉及總統人格、個性的全國性危機裏。

「末日」的這兩位作者缺乏惻隱心嗎？看完本書，對這位備受羞辱的總統，不論他的創傷是多麼的自作自受，要不帶一些兒同情感是很困難的一件事。他要求：「亨利，請你不要告訴任何人我不够堅強，我哭過。」只有鐵石心腸的讀者才無動於衷。伯恩斯坦立場穩穩地宣稱：「假如讀者在本書中，半點兒都沒有發現對這位前美國總統的同情心，那我會萬分驚奇。」

(註代 76-04-12-48)

林白傳 (Lindbergh)

作者：莫斯勒 (Leonard Mosley)

出版：雙日出版社 (Doubleday)

頁數：四四六頁

售價：十二・九五美元

評介：謝巴德 (R. Z. Sheppard)



飛行家林白伉儷

一九四〇年三月一日下午，林白低頭鑽進了史密士尼安博物院，去看那一架他飛越大西洋的「聖路易士精神號」飛機，他在鼻子上搗着一方手帕，就像深冬得了感冒的人一般，經過院門的警衛，在沒有人認識下，一個轉彎進了「總統夫人及服裝室」。他在華盛頓夫人的假像後面，窺探鄰接的大廳，那架舉世聞名的飛機，就像是兒童的模型般吊在天花板下。當天晚上，他在日記中寫着：「我覺得可以把它從掛纜上取下來，帶到一處飛行場，再度在那處座艙裏，定會覺得萬分舒舒服服。」

看過他自己的書，太太安妮寫的書，以及他早期的自傳後，問題依然存在：林白除開在一架飛機裏以外，任何地方都沒有真正舒舒服服過嗎？一飛上了天，他就是「福星林弟」，這位瘦瘦長長的小伙子，坐在他那架長久飛得損傷纍纍的教練機裏，使得那博覽會上大為轟動。當然，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郵機飛行員，睨視腴腴的美國代表選手，一九二七年單人獨機飛越大西洋，使全世界進入了一個「桶滾」。

在地面上的生活，就要痛苦、複雜得多了——就像是麥爾維爾寫「迅捷湯姆」，新聞界挖苦他的力求清靜。而今，沒有一位自尊自敬的新聞從業人員，看了林白幼子綁票案陰慘慘的報導，而能不為自己的行業慚愧。林白夫人在最近一次出版的日記和函件中（「花兒與尋麻」——約乎那維琪出版社），回憶當時：「遭遇到迄今只有皇室、總統、與影星才有的遐邇聞名，我們却得不到官方對要人們的那種保護。」莫斯科這本林白新傳，也就是以艱困年頭中她的回憶作主題。

在一九三幾年代的後幾年，這位英雄和太太在英國和法國找清靜。歐洲正滑向戰爭時，林白夫人却享受了「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幾年。」他們向英國批評家、日記家尼古拉遜，借了一幢英國式鄉下別墅，她開始了自己的寫作生涯，撫育第二個兒子，準備迎接第三個來臨。後來，這一家人寄居在法國海岸外一個偏僻的島嶼上。

林白對本身技術與科學的進修始終不懈，同時也對希特勒的新德國，保有欣賞的眼光，也並不靦腆得不發表這種意見：白人的西方文明，已經受到亞洲人和非北歐人共產黨的威脅。林白兩口子都不是法西斯派，他們對德國的同情完全基於最高的理想主義，以及對和平的希望。不幸，這種理想主義太高，使得林白夫婦要看清

楚執迷凡俗的國社黨，以及它醜惡的實質非常困難。只要看過林白夫人一九四〇年出版的「未來的波濤」，書中虛無飄渺的合理化，或者林白戰時日記中對種族的幻想與單純化，便可以意識到他們天真爛漫中潛伏的危險。

莫斯科寫過很多書——其中包括了塞拉西、裕仁、和戈林的傳記——却認為危險並不那麼潛而不顯。他的看法深遠得暗示出，林白對慕尼黑協定——言外之意，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——要負一部分責任。一九三六年，美國駐德的武官請這位飛行家去訪問，評估評估國社黨增長的空軍力量。德國空軍總司令戈林好生高興，這位舉世首屈一指的飛行專家，都對德國軍事力量具有深刻印象，要曉得英法兩國向希特勒的要求低頭，還有比這更好的辦法嗎？

林白檢閱了一些難以輕視的武器，接受了皇室般的款待，其中由戈林親自向他頒授一座勳章。他也給填滿了宣傳和謊話，包括了過份誇張的生產數字，林白照單全收。多年後據一位前職員說，他是「我從來沒有遇過最最誠實的人。他一定要說老實話，也以爲別人會向他說老實話。」

他一回到英國，便說服了很多高級官員，德國在作戰時會所向無敵。戰爭真正來臨時，林白回到了美國，和「第一位美國人」協會一致籲請不介入戰爭。這一下同羅斯福沒有處好，珍珠港事件後，林白力求從軍作戰，都被他批駁了。

然而，內政部長易克斯所稱的這位「褪色英雄」，却不可能使他在戰時不作重大的貢獻：他是亨利福特轟炸機製造計畫中有無比價值的技術顧問；後來，他以平民身份，悄悄溜到太平洋戰區，在那裏教飛行員們如何用一公升汽油多飛幾公里；他也同學生們飛了好幾次未經核准的作戰任務，至少具有擊落日軍一架零式戰鬥機的記錄。一九七四年他以古稀晉二之齡逝世以前，他以一家航空公司主管之身，大部分時間都搭乘噴射客機環繞全球，也以環境保護人士的身分，反對建造「協和式」的超音速噴射客機。他在人類的世界中非常失望、力竭筋疲，在餘生的最後幾年中，竭力想拯救藍鯨、座頭鯨、和菲律賓的食猴鷹。

以林白的第三部傳記來說，莫斯勒睿智地飛着一架觀測機，低低地在這位英雄一生中比較通俗的各章中飛過。他集中了最好的才華在戰前爭論紛紛的那一段時期上。雖則這一本多多少少缺乏以前兩本傳記的細節，但可讀性却最高。除此以外，它也是對一位男子漢的均衡造型，他是本身頑固的榮譽感、有限的見解，當然，還有盛名的受害人。林白夫人在苦痛的反諷中，引用了德國作家瑞爾克對「盛名」所下的刻薄定義：「在一個新人名附近累積誤解的總和。」林白向學世顯露了很多的誤解時，他並不是新人名。

(時代 76-03-29-62)

一八七六年 (1876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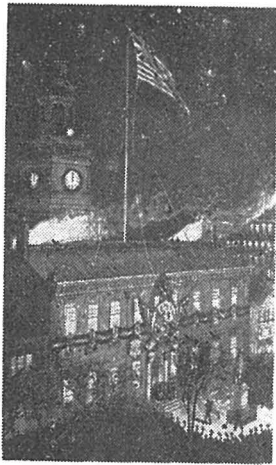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：魏達爾 (Gore Vidal)

出版：藍燈書屋 (Random House)

頁數：三六四頁

售價：十美元

評介：普瑞斯柯 (Peter S. Prescott)



美國開國一百周年時在費城
獨立廳的慶祝大會。

有沒有人相信，煮第二壺好咖啡的確實辦法，就是在第一壺酸溜溜的咖啡渣上再灌開水？魏達爾就這麼辦了，而且這是他第二回想使它辦成功。打從那本其勢汹汹的，有趣的發明「蜜娜·布瑞肯里奇」以後，就有了那本又長又悶的續集「蜜倫」。自從高視闊步、活力充沛的「布爾」一書，對我們開國的祖先，有着又彘扭、又順暢的解釋後，目前又出了這本靈巧得軟綿綿的「一八七六年」。

這種連續小說目前已成爲一時風尚，像厄普戴克、奇維爾、杜瑞爾、鮑威爾、和別的人都辦到了，然而魏達爾的努力却舉步踉蹌。他的續集，儘管是立意良好如「一八七六年」（魏達爾宣稱這是他三部曲中的中集，

上集是他早期的一部小說「華府」，似乎並沒有必要，主要因為它們仰仗着——而不是擴展原集的技巧和景色，在稀稀淡淡中喪失了重要的東西。「布爾」一書中的荒謬絕倫，使得專治歷史的學人氣得滿臉紫脹，而在這本書裏消聲歛氣成了說得過去，風味已逝，就只有酸味兒猶存了。

史凱勒是「布爾」的私生子，在歐洲住了三十八年後，帶着女兒愛瑪——孀居的艾格里根特王妃——回到了紐約。這時史凱勒已經六十二歲，自認是歐洲人，而愛瑪又從來沒有見過美國。他們的外國味兒，得以使魏達爾大談特談紐約市的奇事：電報桿哪，大街上的山羊羣哪，第六街的高架鐵路哪，三千三百家窰子哪，到處討飯的內戰老兵哪等等。愛瑪的高貴身份，使她躋入艾斯特夫人與麥艾里斯的社交圈；史凱勒寫作上薄有微名，在報紙上報導大選年的政治而有了稿費收入。愛瑪長得漂亮，需要有位先生；史凱勒玩世不恭，要的是錢；美國開國一百周年天真與腐化的奇怪配合，成為他們獵食時可乘之機。

魏達爾把一百年以前的紐約與華府重建，是一種愉快的活動，書中的人物和情節，却使人厭煩。失落了的却是「布爾」欺騙的、充沛的力量。在那本書中，魏達爾對主題不正當的野心，提出一種討厭的、靠不住的辯護。而在「一八七六年」中，魏達爾對他筆下的歷史，幾近平鋪直敘。不過一八七六年的大選雖然有趣，任何人都大可能從這上面寫出好小說來。書中提到的海伊總統、眾議院院長布勒恩、和紐約州長狄爾登，在華盛頓、漢彌爾登、和傑弗遜前面，顯得黯然無光，就像是置身在哈哈鏡前。我會猜想，魏達爾斷定（很正確）他這本小說每二十位讀者中，就會有十九位對選舉的結果毫不知情。可是從無知裏唱不出戲，史凱勒對待當選以及對當選的作廢、國會的審議，所作的冗長報導，却是一等一的沉悶。

「沉悶」在這裏還是一個運作的詞兒，從「一八七六年」向後退一步，對整體瞄上一眼，就可能清清楚楚見到它是金玉其外。魏達爾一向很聰明，可是這本小說遠比大多數小說更為暴露了僅靠聰明的限制。全書看了五十頁，我認為機智，不過目前我找不到半句可以引用的機智話，流暢的句子，有的（「在那些發青眼睛中的真誠眼色，使我完完全全相信，知道自己正在一位真正虛假的人前面。」），還有庸俗的句子（「大選年，所

有的政治家都夢想着光榮。」)。在這兒，或者在「一八七六年」的任何一處，沒有半點兒可譏笑的，不過，經常的嘻嘻笑或許可以使用。

困難就在這裏，如果在每天吃早飯以前，都用用上一句玩世不恭的俏皮話，使整個系統發揮全力；敘述的活力、憤世嫉俗的詞句，毫無改進地大加擴充，便會很快使人生厭。魏達爾玩世不恭的詞句很民主，這也就是說，一切全都包括在內，但時常並不犀利、也不變化多端。在「哈哈」與「哼哼」間的距離，比起看上去要狹窄得多，只有生動、或簡潔、或者兩者皆備，才能把這段距離好好加以保持。

(新聞周刊 76-03-15-51)

廣告時代 (*Captains of Consciousness*)

作者：艾文 (Stuart Ewen)

出版：麥格魯希爾出版社 (McGraw-Hill)

頁數：二六一頁

售價：十美元

評介：齊麥曼 (Paul D. Zimmerman)



四十年前的「可口可樂」廣告

這本書是對一九二幾年代以來，廣告在美國人生活中的職分所加的批判。艾文這位三十一歲激進的社會理論家，對廣告業有一種新見地，堅稱它是公眾的安靜劑，維持社會秩序的一種工具。「是一種文化的器械，其目的在化解、與中和潛在的不安。」艾文認定，工業社會已經造成了許許多多的社會問題，廣告業的職分除了促進貨品的消費外，同時還對這些問題提供一些小惠。

據艾文的解釋，廣告業在一九二幾年代早期才嶄露頭角，在社會顯著不安的時代，成為工業界的社會化武

器。是廣告業指示着新興的勞工大眾，避而不求控制自己的工廠，轉而趨向擁有它的產品——收音機哪、汽車哪、電冰箱哪等等。如果大量生產使一個人同任何一些些兒的手藝脫離，因此也使他同別的人可以互易，只有廣告業向他提供的產品，使得他「好像」與衆不同。對老年人來說，他們的技術在工廠制度中已經是多餘，要的是年輕的活力，廣告所許諾的產品，會恢復年輕的活力。這種了無止息的變化，便給操縱着離開了政治的騷動，而趨向於市場上的民主。艾文引用當時一位撰稿員的話說：「對那些沒辦法變更自己整個生活、或者職業的人，甚至一件衣服的新式樣，時常都是一種安慰。」

對於現代的家庭主婦，機械時代的來臨，剝奪了她們在家庭中的生產角色；依艾文的意見，廣告對產品的推廣，提供了極其良好的、整整兩倍的解決辦法。在另一方面說，收音機與電視的廣告節目，教育了家庭主婦們，以消費人的常識覺得自尊，足以抉擇更好的產品來保障全家人的健康——好的五穀米花哪，感冒藥哪，防腐劑哪等等。尤其，艾文認定廣告更向主婦提供了「商品爲主的性」安全感；像用上洗髮精，保證可以提高對先生的吸引力。

有時，艾文把自己的主題推得過猛，把工業化的不滿不平，歸因於人性不變的一面。話可得說回來，並不是僅僅只有機器的出現，便使得女人對化粧品的甜言蜜語容易上當，或者刺激了男人與鄰居們比賽花錢。不時，艾文的多音節專門術語，幾幾乎使人一口氣透不上來，像「維多利亞時代家庭對商品前後關係意識型態的順應性，似乎對重構尊長制社會的維持上在所必備。」

可是他的基本論點——主要從一九二幾年代的廣告而得來——在今天依然適切。麥迪遜大道依然向工業問題推動消費人的解決辦法，使我們對代用商品的不滿，偏向於渴求「可口可樂，貨色地道。」或者，正源源推出「天然」米花來，熄滅我們渴望沒有污染的過去鄉村。艾文的這本書，使我們的心靈敏銳，硬化了我們的本能，以抵抗誘惑的、潛意識的勾引。